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十三回 費三千援納中書 降一級調出外用

人生飲啄，冥冥神鬼安排著，招不即來辭不脫，簿中注定，點點無容錯。成都府裡為蓮幕，明明此說由河伯。誰許夤緣求好爵，徒勞心計，空委三千壑。

——右調《醉落魄》

狄希陳完了劉振白官司，使了許多銀子，受了無數氣，也使曉得這北京城裡，不是容易住的地方。起過復，要赴部聽選。他守制的時候，正是守選點卯之時，點到起復，倒成了個資深年久，頭一個便該選他。只恐果如幼年那水神的言語，選到四川成都府去，七八千里遠路，過川江、下三峽，好生害怕。央了相知到吏部房裡察問，知此番大選有七個府經歷缺，除了山東二缺不選本省，還有南直常州，浙江金華，北直河間、真定，河南南陽，都是附近美缺。狄希陳心內喜道：「這五個缺，無論地方美惡，只是不往四川成都府去，便是造化。」

那日正去吏部點卯，恰好駱校尉從湖廣出差回來，帶了些湖廣人事，來望童奶奶合狄希陳；問知狄希陳點卯選官，正待開口說話，只見狄希陳從吏部點卯回來，敘禮留坐，整酒款待。吃酒中間，駱校尉道：「依我在下的愚見，狄姑夫，你不該選這個官。這府經歷不是你做的。你富家子弟，自在慣的性兒，你在明水鎮上住著，人仰著頭往上看你，你又不欠私債，你又早納官糧，關門高坐，誰敢使氣兒吹你？你做了這首領官，上邊放著個知府、同知、通判、推官，都是你的婆婆，日合你守著鼻子抹著腮的，你都要仰著臉看他四位上司。你就都能奉承得好，四位上司，你拿得定都是好性兒？三位合你好，只一位合你話不來，就要受他的氣！」

「你住的那衙舍，一個首領的去處，有甚麼寬快所在！且不是緊挨著軍廳，就是緊靠著刑廳，你敢高聲說句話呀，你敢放聲咳嗽聲？你要不先伍著人的嘴，先不敢打個人，還怕那板子響哩。」

「家裡做秀才，做監生，任他尚書閣老，只是打躬作揖，叫太宗師。你做了首領，就要叫人老爺，就要替人磕頭，起來連個揖還不叫你作哩。堂上合刑廳但有些兒不自在，把筆略掉兒，就開壞了考語，巡撫巡按考察，大不好看的事都有了。這是那沒日子過的人，別管他體面不體面，做上只個官，低三下四，求幾個差委，撰幾兩銀子養家。你姑夫要只個官，可是圖名，可是圖利？要是圖名，這低三下四，沒有甚麼名；要是圖利，你姑夫是少銀子人家？」

「就剛才你姑夫說的這幾個缺，北直隸還近，別的也都老遠的。我替你姑夫算計，你既不圖利，只是為名，可你加納個京官做。你要捨的銀子，爽快加他中書，體面也好，銀帶筓銀補子，寫拳頭大的帖子拜人，題了欵差出去，憑他巡撫巡按都是平處。你到繡江縣去，數你頭一位見任京官。況如今又開了新例，中書許加太僕少卿，你爽快再加撥給他幾兩銀子，加了卿銜，金帶黃傘，騎馬開棍，這比經歷何如？你要十分捨不得錢，少使幾兩，加納個甚麼光祿署丞、鴻臚序班，也還強是首領。只是這兩行難選，且打點不到，仍要轉出外頭去做縣丞主簿；不如這中書，納完銀就題授了，且又不外轉。」

「別的納粟中書，也還怕人不大作興，你姑夫見放著相大爺在京，相大爺的三百名同年都是姑夫的相知，別說別的，你只穿著錦繡，夾著鞍籠，拖著牙牌穗子，逐日合這伙子拜往赴席，好看不好看？相大爺名望又高，將來不是調吏部，定是調兵部，深深俸兒，就可以轉得京堂，京中也有日子住哩。這不又有這等好靠山？這京官湯湯兒就遇著恩典，進封兩代，去世的親家公親家母都受七品的封。要肯把本身的恩典移封了爺爺奶奶，這就是三世恩榮。你有的銀子，你山裡多的是石頭，或在鎮上，或是城裡，青雲裡起的牌坊，蓋的兩座，這也不枉了馳馳名。我說的是呀不是，你姑夫再想！」

駱校尉這一席話，把個狄希陳說得心花頓開，聽耳撓腮的亂跳，恨不得一會子就把個中書加到身上。童奶奶說到援納京官，省得把寄姐遠到外任，煞老實的攛掇。狄希陳又合他娘舅表弟商議。這駱校尉的言語，未嘗不可；料狄希陳的家事，又是做得起的。所以雖不能極口的贊成，也並不曾明白的攔阻。狄希陳遂定主意，不往吏部聽選，打了通狀，一派專納中書，將年前馱來的四千兩頭，傾囊倒篋，恰好攪纏了個不多不少。納完了銀子，出了庫收，咨回吏部，當日具稿畫題。不三日，奉了旨意，授了武英殿中書舍人。

一伙報喜的京花子，約有二三十人，一齊趕將來家，嚷作一塊，說：「狄爺是平步青雲，天來大的喜事，快每人且先掛一匹大紅雲■，再賞喜錢！」又嚷道：「叫快擺桌席，快叫戲子款待！」嗔狄希陳家不疾忙答應，打門窗，拷椅子，回喜變嗔，潑口大罵。唬得狄希陳越發不敢出頭。眾人見狄希陳不出攏帳，越發發起惡來，罵的管罵，打傢伙管打傢伙。又選出幾個最無賴的潑皮，脫了衣裳，摘了網巾，披撒了頭髮，使磁瓦勒破了頭皮，流得滿面是血，躺臥正廳當中，聲聲只叫喚：「狄中書家打殺報喜的人了！」街上幾千人圍著門看。

童奶奶叫小選子去請駱校尉來打發他們。他知道是差人調兵，把個中門緊緊的攔住，莫說一個小選子，就是十個小選子也飛不出去。童奶奶先封出五兩銀來。他道輕薄，沒有體面，更覺打凶，開口要千兩，實價定要八百兩，再看人情，五百兩是再不容少的了。「如不依此數，內中選一個沒家業無有掛戀的，死在你家，除搶了家事，還合你打人命官司。」童奶奶添到五十兩，四匹紅尺頭，自己出來央他，他一發越扶越醉起來。內中有做剛的，做柔的，講到每人十兩，二十七個共做二百七十兩；內中兩個為首的叫是「大將」，每將各偏十兩，共二百九十兩。狄希陳不肯出這許多，眾人必欲要這些數目，依舊打嚷。

正是舉家束手無策的時候，恰好不前不後，相主事喝道而來。看見門口圍了許多人，聽見一片聲嚷罵，下了馬，進到廳上。二三十個凶徒，正在那裡作惡。原來工部管街道的司官，合五城都屬他所管，逐鋪的總甲，接替迎送。相主事問道：「這是些甚麼人？因甚如此？」這些光棍還不曉得相主事新管了街道，也不曉得是個甲科部屬，只說也是資郎混帳官兒，佯佯不彩，還說：「皇帝還不打報喜的哩！尚書閣老六科十三道老爺，十載寒窗，十四篇文章，這般辛苦掙得官來，我們去報個喜，還成幾百兩賞我們。你不動動手兒得了這般美官，拿出五六十兩銀子來賞人？我們就報個『鳳儀韶舞』，他也謝我們幾十兩銀子；難道你連個『鳳儀韶舞』也不如了？」

相主事問長班：「甚麼叫做『鳳儀韶舞』？」長班道：「是本司院裡的樂官。」相主事怒道：「只樣可惡！與我把住大門，不許放出一個人去！著人叫本地方總甲來！」眾光棍道：「你老人家少要替人生氣，看氣著你老人家身子，值錢多著哩！瞎了銀子，可沒人賠你老人家的，不可惜了？」又有的說：「呵！把著大門哩！你就作揖唱喏，殺雞扯嗓兒的，待央及的我們出去哩！」長班見光棍們放肆，喝道：「作死的狗囚們！睜開狗眼看，這是街道工部相爺！花子們作甚麼死哩！」

光棍們聽見這話，大眼看小眼，挽起頭髮，坎上帽子，披上布衫，就待往外跑。大門倒扣，怎麼出得去？相主事道：「叫眾人過來！」這些光棍不知起初的旺氣都往那裡去了，齊齊跪下一院子，磕頭沒命，也不叫老人家休要生氣，只說老爺將就饒命。相主事道：「你這伙光棍都該打死！我罪不加眾，你把為首的舉出來，我饒你眾人；不然，我都發到兵馬司去，每人三十板，四個人一面連枷，枷號二月示眾！」眾舉出一個為首的，叫是帥先行。相主事道：「你這伙許多人，為首的不止一個。再舉一個，饒你眾人。」你推我賴，又舉了一個，叫是古會。

相主事正發放著，恰好總甲已到。相主事道：「地方容這些光棍作惡，用你總甲是做甚的！把這兩個為首的帥先行、古會，帶到南城兵馬司，交付寄監，聽候發票究問。其餘協從，趕出去！」這些花子跪在地下，爺爺伯伯的叫喚，搗的那狗頭澎澎的響，只叫：「狄爺可憐見，出來替小的們說說兒！小的們都是些滴了眼珠子的瞎子們，狄爺不的合小的們一般見識。狄爺這是喜事，後來還要入閣加官保哩！」

童奶奶也下狠的攛掇狄希陳出來，望著相主事替他們討饒，免發到兵馬司去，賞他十來兩銀子做個開手，放他們去罷。狄希陳

方才出到廳上。眾花子迎著狄希陳，只是磕頭夾及。狄希陳到廳作了揖。相主事道：「狄大哥，你這事也奇，為甚麼叫這些花子奴才胡言亂語的罵著，也不著個人合我說去？這不是我自己來，這奴才們待肯善哩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可惡多著哩！他攔著門，可也容人出得去，可合你說呀！論放肆可惡，處他是極該的；但這小人無知，饒他罷。」相主事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他連我還放肆起來，不是長班吆喝住，他還不知有多少屁放哩！報「鳳儀韶舞」，也賞幾十兩，沒的不如「鳳儀韶舞」麼？」說我『不要替人生氣，看氣壞了身子，瞎了錢，沒人賠你。』象這樣話，不氣人麼？不枷殺兩個，這奴才們也不怕。」眾人齊道：「小的該死，只望老爺饒狗命罷！」

狄希陳受了童奶奶的指教，下狠的替他們求寬。相主事也要將錯就錯的做個開手，說道：「姑饒發問。」眾人就如拾了幾萬黃金，也沒有如此歡喜，先替相主事，後替狄希陳磕了千八百個頭，念了八萬四千聲佛，往外就走。狄希陳道：「眾人且站住。」家裡取出十兩銀子來，叫這花子們買酒吃。眾光棍身子不動，口裡說道：「好狄爺！這個小的們斷不敢領！狗還知道銜環結草哩，小的們連個狗也不如了！狄爺別要費心。」相主事笑道：「油嘴奴才！剛才說你不如『鳳儀韶舞』，如今他又不如狗了！」後邊封出銀來，光棍們半推半就的接到手內，謝了相主事、狄希陳，歡聲如雷而散。

相主事別了回去，狄希陳忙著做員領，定朝冠、襪頭、紗帽，打銀帶，做皮靴，買玳瑁■錦綬，做執事傘扇。與寄姐做通袖袍，打光銀帶，穿珠翠鳳冠，買節節高霞佩。收了個投充的拜帖書辦，四名長班。中書科出了禮儀到任的告示，大門首貼不許坐臥喧嘩的條示，內府中書科的大紅紙駝花印的封條，鴻臚寺報了名，謝恩見朝，然後到任。

恰好六七個裁縫將那許多吉服錦繡並寄姐的衣裳都已做完交進，銀帶鳳冠等物，俱各趕完。正要逐件試過，恰好駱校尉來到。吃過了茶，駱校尉見旁邊放著許多做完的衣服，問道：「衣服都成了？試過不曾？趁著裁縫在外頭，試的不可體，好叫他收拾。」誰知正合著狄希陳的尊意，欣然先要把圓領穿了。駱校尉道：「這穿冠服都有一定的先後，你是不是沒穿靴，沒戴官帽，先穿紅圓領，這通似末上開場的一般。你以後先穿上靴，方戴官帽，然後才穿圓領。你可記著，別要差了，叫人笑話。」

狄希陳將圓領逐套試完，自己先脫了靴，摘了官帽，然後才脫圓領。駱校尉笑道：「這個做官的人可是好笑，怎麼不脫圓領，就先脫靴，摘官帽的呀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說先穿靴，次戴紗帽，才穿圓領。這怎麼又不是了？」駱校尉道：「我說穿是這們等的，沒的脫也是這們等的來？你可先脫了圓領，拿巾來換了官帽，臨了才脫靴。你就沒見相大爺怎麼穿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只見他那帶，一個圓圈，我心裡想：這個怎麼弄在腰裡？沒的從頭上往下套？沒的從腳底下往腰上束？我只是看那帶，誰還有心看他怎麼穿衣裳來！我見長班，把那帶不知怎麼捏一捏兒就開了，掛在腰裡；又不知怎麼捏兒又圓了。我看了好些時，我才知道這帶的道理哩。」駱校尉道：「你既是不大曉的，你爽快不要手之舞之的。脫不了有四個長班，你憑那長班替你穿。這還沒甚麼瑣碎，那穿朝服祭服還瑣碎哩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哥可是聰明。咱家倒也沒有甚麼做官的，哥凡事都曉得。」駱校尉道：「咱家雖沒有做官的，我可見的多。這錦衣衛堂上一年至少也見他千百伙子。」

狄希陳笑道：「一個人吃川炒雞，說極中吃。旁裡一個小廝插口說道：『雞裡炒上幾十個栗子黃兒，還更中吃哩。』那人問說：『你吃來麼？』小廝道：『我聽見俺哥說。』問：『你哥吃來麼？』說：『俺哥跟外郎。』問：『外郎吃來麼？』說：『外郎聽見官說中吃來。』駱校尉把臉弄的通紅，說道：「我倒說你是好，你姑夫倒砌起我來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說是看見官兒這們穿，我說個笑話兒，怎麼就是砌你？」寄姐道：「罷！人見來還好哩，還強起你連兒也沒見！」狄希陳道：「哥兒，你漫噘嘴呀。鳳冠霞帔，通袖袍帶，你還沒試試哩。你別要也倒穿了可。」寄姐道：「渾是不象你，情管倒穿不了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且別賭說。我見人上轎，都是臉朝外，倒退著進去。我沒見有回頭朝裡鑽進去，轉磨磨的。」寄姐道：「不干你事！我不合人一樣，待是這們轉轉過來，怎麼樣呀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是，是。你說的有理。這天待中黑呀，舅來了這們一日，你快著攬掇拿酒來吃罷。」寄姐方才回到廚房，叫人安桌擺菜，請駱校尉吃酒。狄希陳照席，童奶奶、寄姐兩頭打橫。吃到起更天氣，駱校尉要起身回去，狄希陳合童奶奶再三相留。駱校尉道：「這天也老咎晚的，我的酒也夠了，姑夫要起五更進朝謝恩哩，早些歇息，五更好早起來。這向聖上坐的朝早，寧只早去些，在朝房裡等會兒不差。」駱校尉固辭了回去。

這狄希陳從平地乍上了青天，寄姐想一想也就是七品京官的娘子，童奶奶也就是中書的丈母，大家心裡都是著了喜的人；且是調羹在廚房裡管待駱校尉，忙亂了半日，沒得來同吃三鐘酒；於是重整杯盤，再辦家宴，吃一個合家歡樂。小鐘不已，換了大鐘。這們些年，也從來常常吃酒，沒有這一遭喜歡快樂的狠。正是酒落歡腸，大家沉醉。直吃到三更將盡，方才打散。酒色兩個字，看來是拆不開的，一定狄希陳合寄姐睡在牀上，乘著酒興，斷是又賀了賀喜。酒醉乏了的人，放倒頭一覺睡去，那裡還管得進朝謝恩，兩個且往栩栩園捉蝴蝶耍子去了。若是童奶奶合調羹睡得輕醒，也好叫他們一聲，都又是醉了酒，落了夜的人，都跟了往栩栩園頑耍。呂祥、小選子，裡邊主人家吃酒不睡，這下人豈有先睡的理？脫不了也是等到三四更天。主人家合家吃酒，這下人是肯乾弔著下巴等的？小選子也會走到後面，成大瓶的酒，成碗的下飯，偷將出來，任意攬額。及至收拾睡倒，也便做了陳搏的兄弟「陳扁」。

交了五更，四個長班齊來敲門。那狄希陳的兩片門扉，比那細柳營的壁門結實的多著哩，打到五更三點，敲腫了四個人的八隻手不算，還敲碎了磚頭瓦片一堆。小選子從睡夢裡稜稜掙掙的起來，揉著眼替長班開了門。長班嚷道：「怎麼來，就睡的這們死？不好！天待中明瞭，快請爺進朝！」一邊備馬，一邊點燈籠，從新又打中門。及至叫醒了人，開了門，梳洗完畢，東方已大明瞭。長班只是跺腳，口裡只說：「怎麼處！這可了不得了！」及至攬攬狄希陳上了馬，打著飛跑，走到長安街上，那大眾已是散朝出來。

狄希陳道：「這誤了進朝，明日補朝也不妨麼？」長班道：「好爺呀，說的是甚麼話！快尋人寫本，上本認罪！要是爺的陰鷲好，得罰半年幾個月的俸兒，這就夠了。這不消去了，請爺回去罷！」即忙到中書科裡，叫了寫本的來，只推五更進朝起早，馬眼叉，跌傷了腿，誤了謝恩，認罪求寬。書辦照依寫完了本，次早由會極門上去。

原來鴻臚寺當日已同科道面糾過了。將狄希陳的本上批了嚴旨，姑著降一級，調外任用。奉了旨意，一家方才垂頭喪氣，都悔晚上吃酒，原是樂極生悲。相棟宇、相主事雖也著惱，還也不說甚麼。倒是駱校尉來到，怨妹子，惱外甥，自己打臉咒罵，說道：「我可有酒癖，可是有饞癖！一個人五更裡待進朝起早，我可敦著屁股■童血條子不動，這羞惱不殺人麼！我這多嘴扶養的，沒要緊下老實的攬掇他援例，叫人丟這們幾千銀子，這可怎麼處！」

狄希陳象折了脖搶骨似的，搭拉著頭不言語。童奶奶道：「乾哥甚麼事，哥這們著極！哥叫援納京官，這沒的不是好，難道是害人來不成！哥沒等起更，老早的去了，這有哥甚麼不是！哥去了，家裡從新又吃，可就吃的沒正經了。待中交四更才睡覺，睡倒可就起不來了。」駱校尉道：「他姑夫兩口兒罷了，年少不知好歹。姑娘，你是個極有正經有主意的人，可怎麼也這麼等的？」童奶奶道：「你可說甚麼！禁的『神差鬼使造化低』麼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這事我不依。難道騙了我這們些銀子，一日官不叫我做的理！說不的倒出銀子給我！」駱校尉鼻子裡嗤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倒好性兒！朝廷做著你的老子，他也不依你這話！」童奶奶問道：「這降一級調外任，不知還降個甚麼官兒？」駱校尉道：「從七降正八，縣丞府經歷，按察司照磨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要得降個縣丞，倒也還好。我見那咎俺縣裡一個臧主簿來給我持扁，那意思兒也威武。這縣丞不比主簿還大麼？」

駱校尉道：「我說你沒本事做府經歷，你又有本事做縣丞哩！這縣丞受的氣比府經歷還不同哩：這磕頭叫人老爺，是不消說的；遇著個長厚的堂官，還許你喘口氣兒，要遇著個歪慳刻薄的東西，把往衙裡去的角門封鎖的嚴嚴實實的，三指大的帖兒，到不得你跟前，你買根菜，都要從他跟前驗過，閒的你口臭牙黃，一個低錢不見。端午，中秋，重陽，冬至，年節，元宵，孩兒生日，娘滿月，按著數兒收你的禮。你要送的禮不齊整，好麼，只給你個苦差，解胖襖，解京邊，解顏料，叫你冒險賠錢。再要不好，再壞你的考語，輕則戒飭，升王官，再好還是趕逐離任。再要沒天理，拿問追贖。你好歹降個按察照磨做去，三司首領，體面也就好

了：先不磕頭叫老爺，這是頭一件好處；合府官可以平處，委署州縣印兒；堂官大了，他也就大瑣碎人；為自家衙門體面，也不肯叫首領官吃了虧的；十分苦差，到不了身上；穿了多補，係著印綬，束著白魚骨帶，且假裝御史唬人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意思兒好呀！一似我乾得的。但不知如何就可以得的？」駱校尉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放著相大爺一個名進士，磕頭碰腦，滿路都是同年，這有甚麼難處！」

於是狄希陳拿定主意，要降按察司照磨。與相主事商議，相主事慨然應允，尋了路頭，有了十分可就之機。察有河南按察司的個照磨見缺，說妥要將狄希陳降補。及到臨期，忽然鑽出一個勢力比狄希陳的更大，本事比狄希陳的更強，輕輕的把一個講定的缺，文選司顧不得相主事的情面，降補了一個建言的給事去了。又察有貴州的一個見缺，要將狄希陳降補。虧不盡相主事再三央懇，說他是北人，貴州路太遙遠，不能前去。又過了幾日，降補的官，不敢十分遲得，也不曾與相主事商議，忽然邸報後面寫道：「

吏部一本，為缺官事：成都府缺經歷，推未任武英殿中書舍人狄希陳降補。奉聖旨『是』。」

相主事見了這報，又驚又異，差相旺來與狄希陳說知。狄希陳乍聞也未免懊惱，想到那幼年幼淹在那水中的時節，水裡的神靈已豫先注定他是四川成都府經歷。因是個朝廷命官，神靈倒也還肯保佑他。過了這許多年歲，費了許多機關，用了這幾千銀子，印板一般沒騰挪，還是那水神許定的官職，注就的地方。所以狄希陳只是歎了口冷氣，細細回想起來，到也免了著惱。如今斷了妄想，死心蹋地打點四川成都上任。仍要赴朝謝恩。

至期，一夜不曾穩睡，略略睡著，就象有人推醒他的一般。就是寄姐、童奶奶、調羹，都象有根棍棒支開了兩隻眼睛的相似。外邊呂祥、小選子，剛剛交過四更，就來敲門催起。到朝門下，等了個不耐心煩，方才謝恩已畢，回到下處。伺候領憑。

從新改換八品服色；退了那四名長班合那拜帖書辦；另做了成都府的執事；又得延請個幕賓先生。算計童奶奶合調羹，或是隨任，或是留京，兵部窪的當舖怎生收拾，這都要個妥當，方可遠行。又要打聽往四川的路程，或是旱路，或是水路；要算計回家祭祖，又慮寄姐沒處著落，且怕素姐堅意同行，不能擇脫；待要不回山東，逕往任所，家中的產業，卻也要料理個安穩。況且一個爺娘的墳墓，怎好不別而行？

狄希陳一些也自己算計不通，低了個頭，倒背了個手，走過東走過西的不住。寄姐裂著嘴笑他。童奶奶道：「這姑娘真是孩子氣！一個心焦著極的人，你可笑他？雖說這遠去，預先是神靈許過的。去了那些銀子，這一定也是個定數。但是弄的手裡空空的，這們遠路，帶著家眷走，可也要好些盤纏哩。這都不是焦心的事麼，你可還笑他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佛爺，佛爺！人不知道，只是我合你老人家說的上話來，你老人家但只開口就是投機的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雖這們說，你焦的中甚用？焦出病來，才是苦惱哩！車到沒惡路，天老爺自然給人鋪排。既是叫咱往那們遠去，自然送到咱地頭。你且放寬了心，等我替你算計，情管也算計不差甚麼。」但不知這個女軍師如何算計，果否不差，只聽下回再說。